

名誉总编 马国馨
名誉主编 洪再生
 高 志
主 编 金 磊
执行主编 李 沉

建筑评论

Architectural Reviews

第三辑

主办单位：宝佳集团中国建筑传媒中心·天津大学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发展研究所

建筑评论

Architectural Reviews

第三辑

名誉总编 马国馨
名誉主编 洪再生
高 志
主 编 金 磊
执行主编 李 沉

学术指导 (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薄宏涛 蔡云楠 崔 愷 崔 彤 戴 俭 方 海 傅绍辉
桂学文 郭卫兵 韩冬青 韩林飞 杭 间 和红星 胡 越
贾 东 贾 伟 李秉奇 刘 军 刘克成 刘临安 刘晓钟
刘 谓 路 红 马震聪 梅洪元 孟建民 倪 阳 钱 方
屈培青 邵韦平 孙宗列 王 辉 王建国 王 军 王时伟
汪孝安 伍 江 徐 锋 许 平 徐行川 薛 明 杨 瑛
叶 青 张 雷 张伶伶 张 颀 张 宇 赵元超 庄惟敏
朱文一 周 恺

执行编辑: 李 沉 苗 森 冯 娴 丘小雪 郭 颖 刘晓姗 陈 鹤(图片) 刘 阳(网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评论. 第3辑 / 金磊主编. —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618-4669-8

I. ①建 ... II. ①金 ... III. ①建筑艺术—艺术评论—世界 IV. ①TU-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8869 号

策划编辑 金 磊 韩振平
责任编辑 韩振平
装帧设计 安 毅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 版 人 杨欢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 300072)

电 话 发行部: 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49 mm × 229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157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 16.00 元

目录

茶座

6	设计的境界	
	金磊 高志 孙宗列 赵知敬 钟诚 魏嵩川	
	罗健敏 孙克放 吕正华 刘晓钟 刘震宇 戴俭	
	贾东 刘方磊 王巍 雷震	
115	口述历史说建筑	
	金磊 季也清 费麟 刘若梅 殷力欣 贾琚	
	叶欣 赵知敬 任浩 韩振平 陈墨	

来论

35	建筑师职业生涯 60 年（节选）	吴观张
40	“天天向上”建筑的思考	刘方磊
44	不要为大型购物中心制造城市	王军
50	普林斯顿地方法规对中国地域性建筑保护的启示	陈伟
54	城市建筑随笔	丘小云
57	建筑的怪异美	叶廷芳
61	谈旧工业建筑再利用中的“过度设计”问题	张路峰
64	“传统村落”保护的发起和“另一种遗产”的创见	马知遥
7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朱光亚
74	艺术需要怎样的引领	卢忻
76	由“特事特办”到丧失话语权	韩冬青
78	我国公共建筑外观的检讨	童 寯

“布”说悟道

82	把多一点的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建筑明星	布正伟
----	---------------------	-----

作品

88	评一位“故弄玄虚”的法国建筑师	华揽洪
91	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	吴晨

目录

人物	93	张镔大师与清华	马国馨
	96	我的三位导师	何玉如
	102	2012，永驻心头的三位建筑“先贤”	金磊
域外	108	一次参观与两本图书的蒙太奇 ——关于博物馆建筑设计的点评	朱晓东
灾变	144	防灾减灾不可缺位教训报告	石轩
重读	150	解析《园冶》六字真言	顾孟潮
	154	柯布西耶的创新精神永垂不朽 ——读K.弗兰姆普敦的《勒·柯布西耶》	张钦楠
编后	160	评论要改变诉说问题的视角	金磊

Contents

Saloon	State of Design / 6	
	Oral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 115	
Reviews	My 60 Years as an Architect (Excerpts) / 35	Wu Guanzhang
	Some Thoughts on Higher Buildings / 40	Liu Fanglei
	Do Not Build Cities for Shopping Malls / 44	Wang Jun
	Princeton Local Regulations' Inspiration for Regional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in China / 50	Chen Wei
	Some Thoughts on Urban Architecture / 54	Qiu Xiaoyun
	The Beauty of Odd Architecture / 57	Ye Tingfang
	Over Design in Old Industrial Buildings Reuse / 61	Zhang Lufeng
	The Star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the Creative Idea of "Another Kind of Heritage" / 64	Ma Zhiyao
	It Either Makes or Mars / 70	Zhu Guangya
	What Guidance Does Art Need / 74	Lu Xin
	From Ad hoc to Voiceless / 76	Han Dongqing
	Reviews on Outsides of China's Public Buildings / 78	Tong Jun
Bu's Lecture	Star Archit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ed More Attention / 82	Bu Zhengwei
Works	A "mysterious" French Architect / 88	Hua Lanhong
	Testing Grounds for Foreign Architects? / 91	Wu Chen
Features	Master Zhang Bo and Tsinghua / 93	Ma Guoxin
	Three Mentors of Mine / 96	He Yuru
	Unforgettable Architectural Scholars in 2012 / 102	Jin Lei
Overseas	Montage of a Visit and Two Books—About Museum Design / 108	Zhu Xiaodong
Disaster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re Essential / 144	Shi Xuan
Reread	Six Key terms in <i>Craft of Gardens</i> / 150	Gu Mengchao
	Corbusier's Spirit of Innovation Lives forever—Reading Le Corbusier by Kenneth Frampton / 154	Zhang Qinnan
Afterword	A Shift in Perspective is Needed / 160	Jin Lei

设计的境界

编者按：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开发者、设计者，在对空间的不断拓展中，在保持领先的卓越追求中，都已自觉地瞩目为本土、为社区广博主题的设计与开发建设服务。这里既有城市综合体的开发，也有面向弱势群体（老人、孩子、残障人等）的住区设计。所以，缩小公众社会的需求与展示企业创意设计水平间的矛盾需要化解，这里不仅有管理者的期待，更有社会各界回归城市与建筑本源的求索。为此，由北京城市规划学会指导，《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社、《住区》杂志社、《建筑评论》杂志社策划承办的建筑文化茶座活动，于2012年11月19日在北京宝佳集团举行。活动以设计的境界为主题，邀请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领域的领导、专家，就大家所关注的内容进行交流。

以下刊登与会嘉宾发言的主要内容。

金磊（主持人）：国内外城市规划设计的发展研究与实践已经证明：当代城市建设者既要考虑当代发展的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规划设计并非为了好看和适用，重在如何体现社会责任并有前瞻视野。能够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或者说设计中强调设计师的精神和境界，应该更多地强调别人的利益，考虑到社区，考虑到别人的设计，考虑到住宅，就是这样一些比较宽泛的题目。当然也可以包括为残障人，或者为老人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我们也请了一些住宅方面的专家，大家共同展开讨论。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总编辑）

高志：昨天我在天大设计院开了个会，这个会的主题是关于给单霁翔院长出的10本书的。这10本书有“三个500”：第一个，是他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在任这10年来，一共做了500次的调查，10年3650天做了500次调查，意味着他每6天就得出去一次；第二个，是他所有资料整理出来，一共将近500万字；第三个我现在也记不太详细了。这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事情。



高 志



孙宗列



赵知敬



钟 诚



魏嵩川



罗健敏



孙克放



吕正华



刘晓钟



刘震宇



戴 俭



贾 东



刘方磊



王 巍



雷 霆



鲁 萌



金 磊

据我所知单霁翔院长现在应该是 58 岁，当过北京的规划局局长，就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行政管理干部，能在 10 年内笔耕不辍，别的咱不说，就算能抄写出 500 万字都很难，更别说写 500 万字是什么工作量。

我们在由衷地敬佩之余，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中国有 5000 年文明史，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最近 200 年是落后了，落后的程度令我辈汗颜。中国人从 200 年前失败以后，用了 140 年的时间经过前赴后继的奋斗，直到 1949 年建立了新中国。外电报道有个预测，说是 2016 年中国的 GDP 将超过美国；另一个说法是 2020 年，目前来说还没有比这个更远的预测，那就是说将要是世界第一了。在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的 GDP 是多少呢，是美国的 1/16。仅仅 42 年时间，我们就能从

美国的 1/16 做到和美国平起平坐，到底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扭转这一颓势？我觉得这不是简单地说是我们中国人刻苦耐劳，或者分产承包，这个事没那么简单。我做过一个分析，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当时英国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革命，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国家体制，这不仅是制度的改变，更是一场技术的革命。蒸汽机给英国带来了强大的海上舰队，一时间无人能敌。所以它打通了海上的通路，就能够把世界各地的国家纳入殖民地范畴。也就是说它通过机器，占领了资源，占有了市场，所以英国就成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发现资源被英国占得差不多了。它不能从英国手里去抢，那它靠什么呢？因为资源已经不能再占有了，所以美国就发明了泰罗制，就是现在所说的现代企业管理，用来把人的能量科学化。美国靠泰罗制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二战之后，美国变成世界霸主；它还想发展，就发现发展不上去了。当时技术已经到达瓶颈，其他各民族也都已觉醒，不好侵略了，于是美国陷入了一个困境。后来美国人发现了信息革命，它把它的除了军事工业之外的土地、矿山、机器、造船、造纸、钢铁等工业，统统卖给了日本人和德国人，用得到的大量资金投入互联网。美国在那 10 年的转换，日本人和德国人没有察觉，美国人自己明白，在他们自己马上就要不行了的时候，从制造业、钢铁业这些领域退出的时候，实现了第三次革命，就是信息革命。

再说中国，中国为什么能赶上世界的大潮？尽管中国受了这么多年欺负，但是中国抓住了一个机会，在一个农业国的基础上，把工业革命、企业管理革命还有信息革命一起做了。正因为赶上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信息革命，中国可以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回到了同一个平台。中国把这三次革命汇成了一个。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下走怎么办。中国在未来能超美国，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 5 倍；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古老哲学在这里。《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的先贤，尤其是春秋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拿到现在统治一个世界也不算过时，所以我觉得真正能导致最后取胜的，一定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底蕴，再加上外来的信息革命，是我们在 21 世纪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根本。

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现在所谓的建筑文化和民族精神，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昨天单院长也提到，文物在很多地方不受重视，在中国也不受重视。我就告诉他，我们宝佳公司六大板块都赢利，就一个板块暂时还不赢利；即使

它暂时不赢利，我们也要把它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我们的传媒公司。因为我相信，一个公司最终能在市场竞争中战胜别的企业，能够脱颖而出，一定是源于这个公司的文化。昨天单院长还对我说：“你就像一个传教士一样。”我记得10年前有一个杂志采访过我，记者问我说，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我就是一个殉道者。我们就像在崎岖的山路上默默攀行，回首望去山脚下都是我们带血的脚印，我们宁死不屈，为什么？就是我们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为之生为之死，以后也不会再改行了。那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种追求中，我觉得中华民族能追上美国的原因，一个是我们的人数优势，另一个就是这种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不是说要仅有马克思主义，而是说对于科技工作者，要想到给中国人争气，给中国人添彩。

（加拿大宝佳国际建筑师有限公司驻华首席代表）

孙宗列：作为建筑师做了那么多年的设计，我也总在思考境界的问题。有的时候坚持境界和务实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差距，所以谈到这里，也有很多的反思和苦恼。最近我接触了一些文化类的主题，也产生了一些思考。我们总听到说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拥有了处于世界前列的影响力，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世界的地位，远远不及我们的经济在世界的影响力。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认为中国的文化要具备世界影响力的高度，其中有很多制约因素。比如说中国的歌剧，从歌剧界的人来讲，他们对于自身的定位还是比较高的。他们认为歌剧是代表一个国家文化高度的艺术类型。但是我们现在社会上的剧院类的建筑，能够为中国歌剧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在它艺术还原的时候，能够给观众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的剧院如果想要为某一种艺术服务，使之达到世界高度的话，就必须是一种量身定做的模式，这样才有可能把这个门类的演出水准发挥到极致；而我们现在更多的量大面广的剧院都是综合型的剧院，它可以演各种各样的类型。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技术发展是一步一步而来，先解决有无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把各个门类里最有特点的那个部分削弱，让它先做到普及性。

在最近的设计中我们就遇到了一些有意思的挑战，比如我们有没有机会从一个艺术门类的本源出发，为其量身定做一个舞台，通过直接的交流和不断的碰撞，最终创造出最适合该门类的建筑，这样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就将更有可能走向世界水平。这种思路和我们历来的一些建筑方针的思考是有

差异的。我们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建筑方针是把适用放在第一位，认为建筑的本源就应该是适用、好用，但在新时期下，究竟建筑的内涵是不是在不断丰富？或许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依然如旧，但“适用”这两个字是不是应具备更深的内涵、更广的要求和水准？对于那些陈旧的词汇，我们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可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打开感觉的话，可能我们会获得一扇窗户。

以往我们建立一个文化设施，设计者和使用者是脱节的，往往到了建成之后，使用者来了才发现有些决策是不对的，这就非常可惜。建筑师应该考虑为某一个艺术家来量身定做一套体系，从而推动中国的艺术门类走向世界。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从艺者远不是像从前在天桥摆把式的群体，所以我们每一个艺术门类，都该获得一个专门为其量身定做的机会，从而萌芽出新的表现形式。

据我所知，欧洲的瓦格纳作为作曲家、艺术家亲自决策了他自己的剧院，这可能是最适合演他的剧目，并体现他的艺术追求的剧院。大家都知道乐队通常要放在乐池里，而演出是在舞台上的，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瓦格纳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果断要求把乐池封起来，让音乐声通过另外一个通道传播而不是直接指向听众，这样演唱者的声音便可以更直接地让观众去感受。但是后来这个剧院因不适合演其他的歌剧，而被他的儿子通过基金会做了改动，通过把封住的墙壁钻了很多孔，使得乐团的声音出来得多一些。不过再后来有种说法是出于保护的目的，瓦格纳原来的作品是不应该变动的，就又把那些洞给封住了。

中国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经济建设初期，娱乐活动还很匮乏的时候，建一个文化设施就已经很困难，而作为歌剧，不同语言的清晰度本身是不同的，所以对于厅堂的控制也是不一样的。有一些艺术家认为歌剧是用音乐来表达戏剧的艺术形式，他显然是把音乐摆在了歌唱和表演的前面，那他的厅就应该更像音乐厅才符合他的艺术要求。而有一些则更注重文字，或者还有一些更偏向传统的剧院。这种种的可能性是对我们设计的判断，是在目前我们的经济水准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要探讨我们的建筑如何为我们的文化做更高水准的铺垫。这中间也包括了建筑师和设计团队的有限的理解，也包括我们剧院的规范等一系列的制约。大概这就是我的一些小小的体会。

（中元国际工程公司首席总建筑师）

赵知敬：胡锦涛总书记的十八大报告给我们建筑师和设计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民向往的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的应该检讨。人民向往的东西很多，而我们做得还不够。但是现在的社会上，检讨的人太少了，就像我之前看到报纸上印着一张蓝天的照片，意思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了，美丽首都实现了；可这根本不对，蓝天下还是污染。这种检讨的声音应该能够传开，让老百姓能听到这种声音。

说到刚才的那个音乐话题，前两年有个唱江姐的金曼，她要编个歌剧，她要唱武则天。她想找人去编剧、编曲，她甚至还想盖一个剧院，所以她当时也来找到我。起初她想找一个唐风的公园来布置这个剧院，后来她成了北大的教授，她也搜集了好多材料，想在北大里建，但是北大地方也不够大。我觉得歌剧院选址应该不完全在乎和城市的距离的，外国人听莎士比亚的歌剧，甚至可以坐飞机去听。当时我给她选址就选在了亦庄，就在北京和天津之间，那里搞一个大公园，中间放一个剧场，有点像深圳世界之窗那样的格局。如果像孙宗列刚才说的那样，这样一个建筑就是为了某一台戏量身定做，以后很多年也主要演出这样的剧，那中央应该很支持，去拨款，让建筑师专注地去做出这样的东西来，把中国的文化真正体现在里面。

我今天还想谈谈这个行业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建筑师几代人的努力到了今天，我们不仅仅是60年的历史，很多建筑师像梁思成等，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我们现在的建筑师究竟要怎么继承和发扬这个历史？之前北工大的老师问我说，我们在教学上究竟应该怎么继承和发展我们的历史？学生们一听张镠，不认识；张镠有什么精神什么思想，有什么作品，不知道，那我们还怎么去继承发展。一点资料也没有，书也找不到，都是零七八碎的东西。建院的老建筑师宋融，也是很资深的建筑师了，他去世后就有本书来记录他；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后来他又入了党，他的经历特别丰富，所以这本书记录起来就特别自然。在住宅设计上，宋融有很多贡献，可以说他有他的职业亮点。但是给每个有亮点的人编一本书，就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把很多有亮点的人凝聚起来，将是一个更好的题材。

我当规委主任的时候，就跟北京电视台的台长说过，建筑师为城市做了那么多工作，为什么不能给宣传宣传。于是当时春节的时候就给我们策划了一台戏，很多建筑相关的从业人员都上台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宣传这些人，我们的历史没有人去详详细细地写一篇文章，我们的设计院，没有什么节目能够在媒体上赢得关注，我一直也想给建筑师拍一部电视剧，即使到现在我也不死心。这不是我们某一个设计单位的事，而是关系到这个行



业的发展，老中青几代建筑师的继承和发展。谈到好多已经过世的中国老一辈建筑师，像戴念慈、陈登鳌、林乐义等，这是一份光荣，就应该有一个雕像放在那里，就应该让别人来了解这些东西。

建筑行业的影响力真的缺乏宣传，原子弹爆炸有人宣传，钱学森当时也拍了一部电影来记录呢，而我们很多建筑做出的奉献却得不到社会上的赞扬。有的建筑师即使被打成“右派”，还是在加班加点地工作，知识分子活该这样做么？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以前建筑设计院困难的时候，院里的很多人都住的是一间屋子，家里还有孩子，他们真正的成果都是在家里画出来，而不是在工作的地方；有时候冒出一个灵感，就抓住了。当时一张桌子，两口子都要抢占，孩子还要做功课。从前夏天的时候屋子里热，画图的硫酸纸胳膊一放就卷了，想要空调但是没电啊，当时我是规委主任，我就去找供电局给我们电，不然这个没法画。这些个历史里面承载着一种精神，不应该就这么被忘记。很多知识分子在我们行业中体现出的精神非常可歌可泣，我觉得是值得好好宣传的。

现在有关部门说，一个设计院没有外国人跟你合作，那不行，这又是什么？莫斯科现在做城市规划，还请的是我们的规划师去做顾问的。放在20世纪50年代，这得等苏联专家来教我们，可现在他们也承认说他们自己不行了，有很多理念落后了，就得让咱们的规划院出人去交流一下，这难道不是标志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进步，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的能力被外国人所认可？

外国人在中国的设计就一定好么？有一次中央台的记者采访我，我跟他说，现在中央台就不敢把镜头对准他们的这个新楼，不敢把新楼作为中央台形象的代言，因为它不具备这个素质。再说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我之前还去看过悉尼歌剧院，它里面也是三个分剧院各自独立。其中一个剧院有演出，就空调、灯光开着，其他两个都黑着。我们这个呢，一个大空间，空调灯管全都给开着，完全是不合理的设计。当时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案就很精彩，就是分开的三个，每个之间有自由通道连接，首先就做到了实用，而且可以与天安门广场融为一体。

关于本土设计师怎么解决社区文化问题，我们院出了一本讲北京城市规划科普的图书。这书不厚，但是毕竟是第一本，不好弄，我们编了两年多终于完成了。我们城市规划到今天才有这第一本科普类图书，目的就是要告诉老百姓什么叫城市规划。城市规划解决的是老百姓的事，但是老百姓不了解城市规划；老说让公众参与，可他不知道参与什么，如何参与。老百姓只能参与他家门口挖坑了，危害他利益了，别的东西他参与不进来。我们在规划展览馆里展览的规划住宅，图画得太小，老百姓看不懂。留言簿上写的，大多是和展览没关系的内容。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在社会上的宣传很不够，这里面有好多民生的问题。

奥运会之前，我们给汇编了一个胡同的整治指导意见。过去我们的胡同整治，就是拿青灰一刷，这一条街就刷出来了，到处都一样。但是这次我们就说这个不能一样，每个胡同的风貌不能给破坏了，你别看那些白墙上淌着珠子，这就是风貌，要全都给刷平了刷白了，这就不是老北京了。前门大街也是这个问题，都弄上新材料了，电线杆子没有了，沿街的门店招牌都漂亮了，这就不是以前的风貌了。所以我们在奥运会之前就按照这个整了600多条胡同，好多花市那儿的胡同，“文化大革命”时候用泥抹起来了，现在我们又给它抠出来了。

我觉得今天的很多事情，都应该按照十八大精神去落实，这不是口号，十八大很具体也很精彩，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很多的环境建设，很多的社区建设都不够好。现在说的实用经济美观，很多也不是我们建筑师所能为的。

（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

钟诚：我原来在中国院和北京院都工作过，现在在一个比较小的单位工作。我的工作经历给我带来的感觉就是，在中国院和北京院做的设计都比较大，

比较高档，都是国家级别的，都是5万平方米、10万平方米、几十万平方米这样。但是现在去的单位比较小，项目规模也就比较小，5万平方米就算大项目，几千、几百平方米的是很普遍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地区发展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人均的GDP占有量和人均的财富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很多的设计上，我认为建筑师的责任还是坚持实用、经济、美观这些基本的东西，虽然是早在五六十年前提出来的，但是在现在它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在奥运会之前，北京建了一些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项目，比如中央电视台、“鸟巢”、“水立方”。这些世界知名的项目从建筑师创作的角度来讲，不失为一个好的作品，但是从国家的整个综合考虑，作为一个系统问题来讲，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其中尤以经济问题最甚。就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国家大剧院和悉尼歌剧院相比，出现的浪费现象有不少；还有央视大楼，在经济上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建筑师的第一个责任，还是要坚持“适用、经济、美观”。

我们建筑师在实际工程当中，其实碰到了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在业主面前，在管理者面前，社会地位和话语权很低，影响力也很弱。我们有很多理想、很多追求，有很多建筑师也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他们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发挥。究其原因，大概与我们的管理模式有关，跟我们的整体国民素质也有关，跟我们开发商的整体指导思想也有关。所以我认为建筑师的第二个责任，就是应该大力地宣传。我们应该宣传我们建筑界的一些老前辈以及有成绩、有造诣的建筑师，使整个社会认识到我们建筑师这个群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他们能够做出什么。通过这种宣传，提高开发商、管理者和使用者对建筑的认识。这些群体当中有很多对建筑本身的认识存在偏差的，就造成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跟业主、管理者以及使用方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效率也很低。

我觉得中国建筑师的聪明才智是不输给任何国外同行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家有目共睹，那是完全中国式的，做得非常精彩，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其次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虽然其中很多建筑是国外建筑师设计的，但是它的整个规划和整个开幕式的组织管理以及蕴涵其中的中国文化，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的。之所以我们目前处于劣势地位，我认为是管理者、开发商对我们中国建筑师当前真正的水平不够了解，不够相信。

我们公司手上有几个超高层的投资，是我们自己投资的项目，我们自己的



设计院要做，但是人家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找国外的设计院、国外的建筑师来做，而且要找贝聿铭这样的人来做，因为他就只听说过一个贝聿铭。所以本土这个东西，和前面谈到的内涵是一个因果关系，我们的宣传、科普的责任没有尽到，所以说建筑师越来越难得到尊重。国内高端的方案都是国外的建筑师在做，我们的设计院在下游做施工图，最后设计费的70%都被外国人拿走了，我们只能拿30%甚至20%。这样的事情，我想应该是中国建筑界的一个悲哀吧。

我们今天召开的这种会，就是一个舆论上的平台。它既可以促进我们建筑师之间互相的反省，也可以让老百姓们通过媒体了解到我们的建筑行业。建筑这个行业其实不是一个高科技含量的行业，但是老百姓好像对它了解甚少。这当然有我们建筑师的责任，但是我们建筑师的责任不仅仅局限于这么微小的领域。

第三个谈谈为社区。社区这个概念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因为只有住宅建筑才能够真正让老百姓最直接地感觉到生活受益。在这一方面，我们整个建筑界产业链因为经济目的的驱使，都绞尽脑汁去做很多贴近市场的、能满足老百姓需要的生活产品。即使现在开发商和老百姓对于市场的理解和挖掘方向是正确的，但依然有所不足。究其原因就是他们还有很多历史局限性，他们在文化层面和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上还欠缺考虑。

建筑师对于社区其实也有很重大的责任。虽然在实际当中，我们由于坚持一些观点，常惹得开发商很不高兴，但如果说不一点不坚持的话，也不是建

筑师的本色。

建筑师今后在做社区规划的时候应该要从更人文、更经济、更宜人、更高效这几个方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更人文就是在社区里面能够考虑到以人为本的人的需求，让这些需求更突出、更容易引起人们关注。更经济就是在整个建筑材料的环节当中，要向节能型的、低污染的、环保型的方向转变。更宜人是说我们要通过政策、技术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天蓝水清、树绿花红的环境。最后更高效就是实现有效资源的合理运用，对于很多不合理指标的变通和弹性把握要有很好的度的把握。

(中交水运设计公司总建筑师)

魏嵩川：责任和本土社区本来是我们建筑师最基本的东西，就好像规范一样，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种境界，这就有点悲哀。我们建筑师这个群体，不是为了领导，不是为了开发商，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和利，真正的建筑师确实应该是为人民的。

自从上次受伤拄拐走路，我就发现北京这样一个无障碍执行得比较好的城市，对我来说都到处是障碍。我的轮椅很多地方都摇不上去，那个坡实在太陡，停车位按规定也是要有残疾人车位的，要离出入口近，而我每次从车上下来却要一蹦一蹦地走好远。这些确实存在问题，有我们设计的问题，也有城市管理的问题。

因为工程的缘由，前一时期经常去延庆，我看到延庆那边好多边远的村落都荒了，农民工进城了，原来的旧村改建就相对集中，于是造成很多荒废的房子放在那里。李克强曾在访谈中讲，城镇化将是我们未来 20 ~ 50 年之内非常持久的经济拉动力。而对于城镇化核心手段的讨论，就让我想起了一个面积仅 2 平方公里的江苏小镇的规划。它的规划叫“一元两核三片区”，然后又搞了一个 CBD。这种贪大求全的规划完全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我们在延庆发现的那些荒村，如果能够略加改造，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生态的，无论是居住还是旅游都非常好的题材。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大家的思路变得非常唯一，而且又非常概念化。比如北京的规划叫两轴两带多中心，结果弄得全国现在的城市规划都要总结出一个顺口溜才算好。这些问题都源于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放弃了本职的责任，而去追求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而且这种形式还没有经过思考和创新，从而丧失了设计本源上的东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